**圆桌派第三季第3集 渣男：如何一眼识别渣男**

《圆桌派》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由著名媒体人、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看理想”倾力打造。不设剧本，即兴聊天，平等视角，智慧分享。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交流价值观点、碰撞思想火花，跨界、跨代，更加年轻，更加多元。言值就是生产力！

**嘉宾：窦文涛、马未都、蒋方舟、李玫瑾**

窦文涛：今天这个我得热烈欢迎，我的这个犯罪学老师，咱们中国公安大学的李玫瑾教授，她不仅是犯罪心理学老师，还是著名的画家。

马未都：是吗？

李玫瑾：没有没有。

窦文涛：她有一个绝活叫做犯罪心理画像，犯罪心理画像这玩意特绝，好多个就破不了的这个案子，她就分析这些蛛丝马迹，就等于能给你画出一个心理图像来。

李玫瑾：就描述出一个人，就是用文字来描述，因为文字描述的都是您得理解的在心里形成的那个像，所以叫心像。

马未都：如果不犯罪能描述一遍吗？

李玫瑾：一般有人格稳，就是人格的稳定的心理东西都能描述出来。

窦文涛：您能描述一下马爷。

马未都：我本来想让她描述你。

窦文涛：我先抢先了。

李玫瑾：这个其实我要描述的，基本都是您的一些性格或者人格特征。比如就是您这个经历比较沧桑，然后呢。

窦文涛：脸上就看得出来。

马未都：对，我脸上不怎么沧桑。

窦文涛：还不沧桑，你不沧桑。

马未都：我算一生中很风顺的。

李玫瑾：这个做事属于稳中准的人。

窦文涛：准。

李玫瑾：对，然后他其实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侦查分析当中，比如说有一个现场吧，这个犯罪人特有意思。

他进入现场，他行凶的时候，他是从这家里拿出一根那个就是东北，它那个院门口扎那个围子，都是一根一根的粗棍，它有一扎放在门后，然后呢，这个犯罪人从这儿拿出一根来，然后就是把这个老头老太太打死之后，他又给插回去了。

然后呢，他翻动他们家东西呢，就是从那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个铺盖，就是他们过去东北都是那种四角包的那种，他弄完以后呢，他又给放回去。

然后我们刑警打开看，就看到底下有那地下的土，然后从那根棍到这个，后来我就说，我说这个因为它屯很小，我说你们就研究你们你屯里头哪个人，就是拿东西哪拿的放回哪去。

窦文涛：有这个习惯

李玫瑾：这就是一个心理状态。

蒋方舟：收纳强迫症属于。

窦文涛：你也有，你也行。

李玫瑾：他也不敢说他强迫，但他是一个从小养成的一种风格。

马未都：习惯。

李玫瑾：这种风格就是他做什么事，他一定从哪来的回到哪去，所以像这种特点，那你要在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人当中去找，就很容易，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它不是那种指纹的，不是脚印的。

窦文涛：没错，当然今天咱们请这个李老师来呢，她不一定是知道罪犯是吗？但是可以我觉得她的这个法术，不叫法术，她这个学术，它可以用于指导生活，可以用于指导你们谈恋爱，可以用于指导你们识别渣男，对吧？

你知道现在这个网上很多女孩儿就是说，为什么我老碰渣男呢？但是就先说什么，方舟你觉得是，你们女的老说有些女的老招渣男，你先说什么叫渣男你觉得？

蒋方舟；我觉得其实渣男是有两种，就是一种我觉得渣男，他是由这个是因为他的内心软弱所导致的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像典型的《东京爱情故事》里面的完治，就是他谁都喜欢，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去跟另外一个人说这个跟她分手。然后像张无忌是吗？他就是。

窦文涛：张无忌，你说金庸小说那个。

窦文涛：对啊，他就是两个他都不好意思去拒绝，所以他其实是内心软弱导致的一种渣，就是他就是说是俗称的劈腿嘛，就是说他这个跟这个好又跟那个好，但不是他有意骗，他是这个也舍不得说分手，那个他也不好意思说我不爱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内心软弱的渣。

我觉得还有一种渣就是套路式的，现在不是有那个班吗？叫什么PUA还是什么的，你专门交钱去那个班就教你怎么泡女生，教你怎么撩妹，全都是有这个套路的，那他针对的一些人其实是，这个人格稍微有一些缺陷的女生或者性格有缺陷，比如说缺乏父爱，缺乏母爱，缺乏关注，缺乏安全感等等。

他就针对这个招数来跟你聊天，然后怎么泡你，然后一步一步的，然后就是到手之后就把你给甩了，内心情感毫无波动。

所以我觉得渣男其实是有两种，一种其实是他不愿意渣，他就是软弱，他是这个他也很痛苦，他渣的也很痛苦，就是他是加害者的时候，同时也是受害者。

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普遍的，我觉得另外一种就是套路式的，就是他一切都是到达最后的这个得到了之后，他就没有没有目标了，没有目标。

马未都：他没有感情，那我听懂了，我简单的说，一种是偏甜型的，一种是偏咸型的，就这两种，好记，前面一种是偏甜的。

窦文涛：但是我听你说这渣男在我脑袋里都是良民范畴的，我现在我脑子里有个渣男是谁啊，就是前一阵判的那个，日本判20年的那个江歌案，那个陈世峰那种渣那就是属于。

蒋方舟：但是我恰恰觉得他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渣，就是他其实是很执着的一个人，就是他的你看很多短信，他如果没有他最后一步，可能很多女生晒到网上会觉得，他还挺挺甜的，或者是他还挺痴心的，他很痴情很执着，他一定要追回，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他跟我们通常认识的渣还不太一样，他就是反社会人格。

窦文涛：你看就概念不一样，你看我听他们讲这个渣男，开始在我脑子里反应就像陈世峰这一类。

李玫瑾：还包括那个上海杀妻案那个。

窦文涛：上海杀妻案，对，就是那种，就是我有时候也挺为身边一些女孩子担心的，就是这个男的好的时候看不出什么来，也都挺好，就是架不住分手，就是你要跟他一分手，哎哟这种变态的还是就全出来，尾随跟踪，甚至是扒你们家窗户，那就是发展到最极端就是这种犯罪了。李老师您怎么说这个像陈世峰这种。

李玫瑾：我觉得就是刚才说渣男，我个人来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跟我们中国在文化当中这个性别文化比较薄弱有关，就是比如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他介绍对象到人家里去，然后说这是那女孩的房子，他说我不进去了，他说人家这是女孩子的房子，我们第一次，然后外出走路，他每次都很有意的走到外面。

后来呢，因为我知道他是在国外留过学的，所以给人感觉就特别有那种风度。

窦文涛：绅士风度。

李玫瑾：对，就是男性的那种性别的那种修养。可是我们这个社会你就会发现，尤其男孩在家里都是祖宗，这有点儿说大了。

马未都：受宠。

李玫瑾：就是说一般的，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或者说家里就一个男孩，然后或者晚年生子，或者家中长子，然后这种情况很多家里都比较宠，这一宠他就容易形成一个就是自我中心。

所以这种人到社会当中去，他尤其遇到一些完全不能如意的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把那种本性的东西拿出来，他没有底线了，也就是不择手段了。

窦文涛：但是您说，就是咱们老说这个识别，我后来看了很多描写，我就觉得我真看不出来，没什么规律可循。

因为你比如就说陈世峰，就是当年看那同学，有说他平常沉默寡言，性格内向，也有说他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积极幽默，什么各种性格在不同人眼里都有不同的性格。

那你说谁知道他到最后不行了，这里边后来我看，咱就根据报道来说，根据报道来说好像是有一条，就说这个刘鑫，就是他这个女朋友，不是想摆脱他吗？分手想摆脱他，老摆脱不下来呢，你说是不是这刘鑫采的这一招更加刺激了他刘鑫的这一招就是找了个男的就说，待会我就说你跟我好了。那么您觉得像这个是不是会更刺激他？

李玫瑾：在这个性问题上麻烦在哪儿呢？就是说其实像我们老家过去，就是像我们这一辈人，我们那儿谈对象没听说半年之内就结婚。

马未都：对对对。

李玫瑾：为什么，都得至少得谈两年左右。

马未都：半年还没拉手呢。

李玫瑾：其实时间就是检验渣男最好的试金石。

窦文涛：对对对，所以李老师刚才说这谈恋爱要慢慢谈。

李玫瑾：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两人一旦发生过性关系，这对某些男的来讲，就相当于动物他有一种本性，一见血就特别兴奋。

窦文涛：动物本能。

李玫瑾：对，他也是这样，只要一有过这种行为关系，他往往就会有一种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也跟一个系列强奸犯跟他谈过，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女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他有些就是女孩，当她和一个男的分手的时候，这个男的他实际上交往过好多女孩，可是他就死追这一个，那也就是说女性可能不能理解，实际上他这个男性他自己心里明白。

所以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老话特别对，在这个吃不准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去和一个男人睡到一起去。

窦文涛：瞧瞧。

李玫瑾：很麻烦。

窦文涛：你们年轻人。

蒋方舟：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判断，就是我自己所谓遇到过，这种性格比较反社会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自己在他们这个失控，他们在超速了，或者他们在逆行的时候，他们是意识不到的。

就是他们可能越了一些边界，或者他们情绪失控，然后怎么他特别执着，他们自己意识不到，他可能事后跟你道歉，说这个就不好意思，我刚刚怎么样。但是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他们是意识不到的，我觉得这种人就非常危险。

我之前有一个认识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男生，我就跟他见过一次面，后来他就他老给我打电话，后来我就觉得有点烦，我就把他的那个微，他老要微信跟我语音，我就把他微信拉黑了，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每天早上三个电话，每天晚上三个电话，一直打了大概有个半年的时间吧。

不停的发短信说这个你欠我一个解释，你为什么拉黑我不公平，我只要一个解释怎么样，就是他的这个他自己其实在越一些边界，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就会很执着的被一个念头说，你就是欠我一个解释不公平，欠我一个解释。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危险，然后我就赶紧拉黑一切的联系方式，让他联系不到。

窦文涛：你说这个我还想起来，就是我认识一个女主持人，当然不能说名字了，我们俩也挺好，她就有一次，她说她去新加坡就碰见了这么一个商人吧，这商人可能就喜欢上她了，喜欢上她呢，她也没跟他好，但是这个商人就不停的就这种执着，不停的找她，开始还挺礼貌，到最后她老挂电话，就那个人就开始就，我觉得是一种病态，因为我怎么发现的，那天我跟她聊天，她接了一电话。

马未都：脸都变了。

窦文涛：不是，脸一点都没变，她就把电话放在旁边，就没挂，就接着跟我该干嘛干嘛，就聊天干嘛的，后来我说你怎么不挂那电话，她说就是那疯子，就是你知道吗？她说我挂了他又打过来，挂了他又打过来，噔噔噔噔噔老打过来。

所以她就让他说，她说我都不听了，就是那个人就疯狂得在那边哇哇哇就这么说，其实她根本没听，就您说这种算病态了吗？

李玫瑾：这肯定是病态了，这个其实人在社会生活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要根据对方来调整自我，就是我们一般讲人格的发展三个阶段，第一个是本我，本我就是我想干嘛就干嘛，快乐原则。

二个阶段它是它叫自我，这个自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要根据外部的情况审时度势，所以它叫现实原则。

那么有些人就跟我讲，他从小在家里没有很好的去给他一些规范，一般这种情况往往都是被宠溺过的，被宠溺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我要做的话，一定要做到，我才不管不顾，我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窦文涛：他有什么意义呢？

李玫瑾：他没有。

窦文涛：这个女孩追不回来了。

蒋方舟：他看不到别的东西。

马未都：他不这么认为。

蒋方舟：他眼里看不到别的东西。

李玫瑾：他认为就是说是你对不住我，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完全没有自我，所以这种人也不会有超我，就是不会有自我良心的那种。

蒋方舟：他也不会超过来审视自己。

李玫瑾：对，不会知道说这个事情，其实我讲人最复杂的，或者说最高层面的心理就是反思。

什么叫反思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思维，比如学习思维是正向的，就是从简单到复杂往深了走，然后呢我们的解决问题的思维是正好是反向的。比如医生给病人看病，他是知道结果，然后他也知道你怎么得病的，他才能给你治好，对吧？

所以那么还有一种思维是360度的，360度也就是说像我们看自己的后脑勺是看不到的。所以要借助两个镜子，对吧？

窦文涛：对。

李玫瑾：那么反思也是它要借助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说他必须具有抽象思维的能力，把一个事情他能够在脑中重现；第二个就是说他必须具有一个内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在他长大过程当中逐渐接受的，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我们叫良知。

如果这东西他没有内化，这个人就根本没有没有反思的标准，所以就是说这个第三种这种情况，是很多心理不成熟人常常都出现的。

马未都：但是这种人很多。

李玫瑾：对，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心理有问题的人找我们咨询，你就看这人什么表现。你要如果说这个事吧，我觉得我也有点不对，但是当时我觉得他那反应有点过当，他要你和我都用的话，这个人就是比较正常。

他要如果上来就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他整个这个过程全是我，你就知道这人他整个没有反思，为什么他全说的是感受。

马未都：我就碰到过这么一个事，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谈恋爱，这女的后来女孩不喜欢了，就想跟他吹了，就跟他吹了。

吹了以后呢，她以为事吹就吹了，但是突然有一天也没多久，她在屋里呆着那男的推门进来，反手就把门锁上了，锁上这个信号是非常不好的信号，然后他从兜里面掏出一墨水瓶，那墨水瓶子是那个深蓝色的，那他把盖儿打开了，他说这里是硫酸告诉你了，说如果你不同意跟我好，没关系，我倒我脸上。

那女孩儿看半天就觉得是孤立无援，她后来跟我说，她说他真倒他脸上，我不怎么可怕，我怕他溅我脸上。

众人：哈哈哈哈。

李玫瑾：后来呢。

马未都：后来呢，她就得彻底得认怂，她说我当时想，第一我出不去这个屋，我就是往外猛跑，你开门的功夫。

窦文涛：也泼了。

马未都：水，液体，一抖你就受不了。

她说那只好说你先别这样，你不要过于的激动，我们的问题是可以往下谈的，她就反正就。

窦文涛：缓兵之计。

马未都：就彻底地认怂，她说在那一刻我什么都不想，我就想他要把那个瓶盖给我拧上，因为拧上以后，你才可以再选择第二步。结果那男的一听说她这样的话特高兴，马上就高兴的不行，就把盖子给拧上了，拧上往旁边一搁。

然后她说她在那个盖儿拧的那一瞬间，她心里就一下就先踏实了，因为任何人都会害怕，就开始聊，就堵着门口聊了好几个钟头，最后那男的聊高兴了，说我告诉你，这里就是自来水。

人女的说，我不信，你拿来给我看，他说你看一看，他说硫酸你还不知道是酸的，你闻闻，她打开一看是水，咵就扔那男的，然后就跑出去了。

首先证明这男的第一，这男的心计很重，但是这种事情如果是真的，我们那时候在你不能判断的时候，你不能去赌。

窦文涛：我小时候见我们法院判过，就石家庄那个，我就知道一个纺织女工就是谈恋爱，就说这个女的真是你怎么能识别这种男的，就是你说分手了，怎么也追不回来。这有一天啪一瓶硫酸泼进脸上了，他怎么的你甚至这种。

马未都：这种案子很多是吧？泼硫酸的。

李玫瑾：极端的。

马未都：极端的很多。

李玫瑾；这个极端的人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其实有两类人，就是我们一般讲人格问题，人格就是不太正常的有十多种。其中有两类是属于这个的，一个叫边缘性人格，这陈世峰就属于边缘性的边缘性人格，边缘性人格他什么特点呢？他好的时候特别好。

窦文涛：对对对。

李玫瑾：然后说急的时候那就急，所以他是在一个界限的两边跨来跨去，这叫边缘性人格，它也被称作叫爆发型，所以这种人格的特点，你要遇到这种人的时候，就是刚才马爷说这个特别对，就遇到一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你一定要认怂，就别再刺激他。

马未都：彻底认怂。

李玫瑾：对，彻底认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先认怂，然后慢慢去缓解他，让他能够逐渐我们这样像脱敏，得一点一点脱，不能一下就不给他这个，这是一种人格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讲的比较麻烦的就是被动攻击人格。

窦文涛：什么叫被动？

李玫瑾：被动就是上次咱们提到的，这个就是抠小孩眼睛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我提到的被动攻击人格，被动攻击人格它的特点就比较压抑，他在人面前有很多东西，其实他很恨你，但是他要跟你一副笑脸，他很不想跟你说话，可是他又怕咱俩在一块呆着没话说，使劲说。

马未都：巴结你。

李玫瑾：你知道吗，就是他是属于那个，就是他的表现和他的内心完全不一致。

窦文涛：拧巴着，被动。

李玫瑾：对，他很拧巴，这种人，你别看他表面没有事，他其实内心已经积攒了很大的东西，他哪天一不高兴，啪就给你翻脸。所以这种人他的特点就是不敢当面，他一般跟你使蔫坏，被动攻击性人格。所以这两类人格都是属于，在谈恋爱过程当中要遇到特别小心的。

窦文涛：但是爱的时候能看出端倪吗？

李玫瑾：你比如说有时候我在生活当中，我要遇到一个特别客气的人，我一般都特小心，就是说话直了白咧的，你就觉得这人你不用防他，但是这人老跟你特客气，他老是那眼睛后面有眼睛，这种，你跟他相处一定也要跟他客气，然后跟他说话都要小心谨慎。

马未都：对对对。

李玫瑾：这就叫被动攻击性。

马未都：还是李老师说得好，我这辈子碰见的人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特别不相信一种理论，就是人可以看面相，特别相信人，我说人怎么能那你怎么知道，人心隔肚皮，你怎么知道他肚子里怎么想。

我到这个岁数以后，我觉得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尤其眼睛，眼神不定的人是特可怕，我历史上就是碰到最坏的人，都是那种眼神不定的。

窦文涛：闪烁不定的。

马未都：就是你跟他说话他那个眼睛老闪烁，他就是给人感觉这个眼睛往那边闪，这个眼睛能往那边闪，就是非常不适。还有一种人就是像这个上海的那个。

李玫瑾：对，杀妻的那个。

马未都：把那个女的杀了搁冰箱里歌， 就是那种眼神极为阴郁的人，就是他这个没有，人有阴郁的时候，说我情绪不好了，我们家里出了大事儿都可能，这挺高兴一事，这是老在旁边特阴郁，就是这种人我觉得特恐怖，这种人就不能过多的接触。

蒋方舟：我觉得谈恋爱，我其实怕遇到两种人，就是一种还是我刚刚说特别执着，就比如说你，他打电话你没接，你可能发一个就是说我在或者干嘛，不停的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

马未都：对，这种人很烦。

蒋方舟：就是你这个爱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你看他还是很在乎我的，你看他多么的这个小气质，还会跟闺蜜炫耀一下，你看他多在乎我，但其实我就是说，他就很执着，就是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

窦文涛：我就这样。

蒋方舟：我就这样。

窦文涛：对。

蒋方舟：然后我觉得我还怕一种，就是说他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就我原来看过一个说这个连环杀人犯，为什么能连环杀人，就他没有攻击能力，就是他没有共情能力，他就是想象不到别人的痛苦。

就是我觉得如果跟人在，比如说跟男朋友在交谈，你发现他对别人的这个痛苦没有想象能力，他就没有共情能力，就是这种人我也是很害怕的，你可能显示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成熟，特别稳重，或者是有的女生会觉得，这个就是就是感觉什么事都搞得定，或者是感觉特别冷静，但是他其实是没有共情能力。

窦文涛：那我可能是。

蒋方舟：这一点我也很害怕。

窦文涛：我有共情能力，可能是这个救了我这第一点。李老师，其实我也是个病人，我就是发现有一个什么呢？我现在就是不断的要自我就是改善自己，就是说有个，你比如说我父亲，他是做过做这个工程师的，做这个精密的很精密的仪器的。

我就觉得我是不是遗传了，有的时候，我经常要提醒自己，就是钻牛角尖，就是你比如说我要找你，如果我没找着你，你知道吗？就是并不是说因为找着你这事多重要，而是说找不着你这事我今天就放不下，我不找着你，我就没法开始第二件事。

后来我就看这个陈世峰，不是，我们俩没什么关系，后来我就看陈世峰跟刘鑫在这个同居期间，说后来刘鑫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点毛病呢，就是说太爱较真，为了看场电影，为了吃顿饭，你知道吗就有些时候就是说，我现在觉得有些时候我就有这个错，就是太爱跟人较真。比如说咱说是1厘米，你为什么给我弄个0.5厘米，就这点就有时候我也能把人给熬的崩溃了。

马未都：那你自我需要改善。

窦文涛：就真的，我觉得这个是我的毛病。

马未都；不是，我觉得一个人的，这个之所以能在社会上进步主要就是，我老说你认识世界不重要，认识自己最重要。

你不要天天想改变这个世界，你知道哪好也不重要，知道哪不好最重要，一个人能在这个社会上能够迅速进步，就是知道你哪儿不好，对，就这点事，你改了，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忒愿意抢话，以后我就自个意识之后别抢人家话，就是很小的一个毛病，对不对？

窦文涛：这就属于李老师说的，就是说你还有自知，这个很重要。

李玫瑾：对。

窦文涛：但是李老师就是说我问您，就是说像这种性格它发展到极端，它会不会是有一种妄想，就是说这件事情必须要如我所愿，这差一分一秒都不行，他一定要按照我脑子里的这个意愿完完全全的实现，要不对了，我就疯了。

李玫瑾：很痛苦，这是科学家的品质，这个做科研确实像你做的这样，就是说尤其搞仪器，包括那些数字，他要如果错一点点，他不能接受的。

窦文涛：但这个用在男女的这个关系上。

李玫瑾：这个男女关系我个人还是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它这个除了刚才我讲的我们的性别文化当中，我讲了一个男性，其实女性也有，记得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曾经讲，说女孩子怎么才能让男孩子，就是真正找到好的男孩子，就是说你跟他谈对象，谈到九点钟说我要走了，我九点半必须回家。

然后这个就是在谈对象的过程当中，他就讲这个总吊着，然后这个点她就说走就走，衣服也是穿的严严的，说这种的女性往往男人就觉得我必须得尊重你，而且我愿意把你娶回家。

窦文涛：有原则的女性。

李玫瑾：他就觉得这种我放心，到家里以后她今后不会去勾引别的人，或者跟着别人走。然后相反，刚见面俩就在一块了，他说像这种真正很多男人一般这种女性他基本接触接触就把你甩了。

窦文涛：所以你看网上我经常见，她们女孩子就是在探讨说为什么某一种女孩老是遇渣男。

蒋方舟：我这种。

窦文涛：啊？

蒋方舟：但是我不是说遇渣男，就是我说的渣男就还是指性格比较极端的。我后来反思，不是我容易遇渣男，是我把人家变成渣男了，你知道吗？后来发现是这样，就我现在好很多。

前两年的时候，尤其是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我就说这个不停的给我打电话，不停的打电话，不停打电话，尾随，然后在你这个手机上装什么跟踪软件到底什么地方，我就经常遇到这种很疯的。

然后我就在反思为什么，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运气不好，老遇到这种，后来发现其实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大，因为我的性格是那种比较软弱，就是我不好意思拒绝别人，别人一直示好或者是，我就会说我们做朋友吧，我们做朋友，我就不会那种很明确的说，拉黑那种拒绝，我就说我们还是继续做朋友。

窦文涛：你给别人希望。

蒋方舟：对，然后呢，但是就忽然有一天我觉得我受不了，我就彻底这个拉黑，然后就是不理，那人家就忽然就崩塌了，因为在我没有明确拒绝的时候，他这个幻想是不断助长的，那有一天我整个一盆水浇过去，他就忽然疯了。

所以我那朋友说你这个就是，就像这个鲨鱼和鲸鱼，本来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物种，但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环境中，所以就长出了同样的流线型，就像这个追求你，前两年大学的时候追求你的人，他们本来各有各的正常，但因为追求你都变成了同一种疯子。

窦文涛：你也够渣的。

蒋方舟：我说，其实是我的问题。

李玫瑾：她说这个我想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那个你还记得零几，一几年就是砍幼儿园的第一起案件，福建南平的。

窦文涛：对对对，很有名的。

李玫瑾：这个郑明生，这个郑明生在法庭上当时说这个话，就是说他指一个女的和一个他们卫生站站长说，说他们俩太坏了，他们俩太坏了我没办法，拿他们俩没办法，所以我才杀孩子。

杀孩子你们会问我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俩太坏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郑明生我就说，后来我在分析过他的一些心理问题，他属于从小到大可能长得比较清秀，人家老夸他长得真好，然后呢他很高兴，然后当他真的到工作以后吧，他先在卫生站工作。

那我想就是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讲到成年，有时候我们大家说话都是带有客气的，就是说真话的很少，因为现在都学会情商了，对吧？

窦文涛：都学会情商了，都会聊天了。

李玫瑾：我到你那去看病，然后回来我说，这个郑大夫你这医术太高明了，上次我吃了你药回来就好了，于是他就觉得自己的水平很高，他到最后居然把自己卫生站工作辞掉。

他想到一个大医院去，结果大医院不要，不要后来没办法，卫生站又把他收留了，又回来了，那么最麻烦的就是这个女的，她当时爱这个女的，然后他追求，这女的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婉言拒绝。其实你明确拒绝最好，这女的就说您条件这么好，我哪配得上您？对吧。

窦文涛：这就是会聊天的招灾，我就是这种。

李玫瑾：对，他觉得自己条件很好，然后我爱上你，你还有什么不爱我的，所以他就使劲追，追到最后这女的忍无可忍了，于是给站长打一电话，说能不能告诉你们郑医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我真的对他没那个意思，结果站长怎么说呢？

站长说你能不能别老骚扰人家了，人家对你没那个意思，你还没完没了打电话给人家干吗，就因为这事伤自尊了，所以他才说我要杀孩子，我要到法庭上告诉这两个人太坏了，他觉得这俩人合起来涮了他。

蒋方舟：对，他其实就是个累积的这个过程。

马未都：这个犯人实在是太可恶了，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我觉得就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教育系统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挫折教育，就是你人一定要有知道不成。我们老觉得老宣传这种成功学，成功学是一个很少的事，它跟这个就是它的成功比赌博我觉得还低呢。

但是我们生活中，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挫折，从来也不上这种课。西方人他有很多的这种，就比如体能训练，比如残酷的气候训练，你冬天你看那个日本人那孩子，幼儿园孩子全放雪地里，咱今天，中国我保你没一个幼儿园，敢把孩子扔雪地里，那家长他这关就过不了，对不对，是吧？

那在这种挫折的训练中，他对强化身心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我看到一个案例，我说那就这孩子挨打挨的少，那孩子是从小到大爹妈惯着，16岁他妈为一个极端的事情，就当时把握不住了，给了他一耳光了，他开窗户从16楼跳下去，这就是你要小时候老打着点，他就没这事了。

你要我们小时候经常挨打，我们这代人没有不挨家长打的，但也不恨家长，说什么心理阴影，咱也没什么感觉，而且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打的少了，老想不起来，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你想我们在军队环境中长大的，军人没有一个不是用简单的方法处理问题，为什么呢？就我小时候见到的所有的叔叔阿姨都是战争年月过来的，都是拿枪解决问题的。

我怎么可能跟你没完没了说，那么家长是这样，整个楼道里全是各种，每天你都可能听到打孩子的声音，那会喊，喊救命，什么什么什么。

窦文涛：救命，打到什么的程度。

马未都：都很重，打孩子非常重。

李玫瑾：马爷说这个我小时候遇到过。

马未都：我告诉你说不动工具就算很轻的挨打，拿手打你都不叫打你。

李玫瑾：一般都是笤帚棍。

马未都：全是笤帚疙瘩，什么鸡毛掸子，什么都拿出来。你听着，这劝架是这么劝，很有意思，救命啊救命啊，然后这终于楼里就听得见，哐哐哐有人开门了就去了，那时候那一个楼里3户，一层3户，一个楼六层，就18户，准总有人出来，出来梆梆梆敲那门，门一打开说，老张，打会儿就得了。

窦文涛：打会儿就得了。

马未都：没有人说孩子有什么权利，什么都没有，就是打，但是这些棍棒底下出來过去，过去它一定有一定的道理，当然今天不提倡了。

窦文涛：对，这是特殊历史时期，今天也不能提倡。

马未都：不，今天依然可以，我看到那个英国的关于孩子的教育中，轻微的体罚是逐渐被法律又被确认的。

窦文涛：轻微的。

马未都：对，因为惩戒是让孩子成长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惩戒引导是没有用的，你没有惩戒光有引导他不往前走，就惩戒，这儿不能过来，过来就是挨打，对吧？法律的惩戒，你看我们看校园暴力，美国的惩戒比我们厉害的多。

窦文涛：哎呦，那几个孩子，美国那几个孩子判的一辈子恐怕出不了监狱了。

马未都：今天，我告诉你，所有的就是孩子到美国留学，家长一定是这样叮嘱，校园里一定不能怎么样，肯定每个家长都这么去叮嘱。

但我们今天的校园里，我看到经常看到一些视频的暴力，那我觉得你的人性呢，对不对？逮着一个女孩噼里啪啦的一顿打。

窦文涛：这太过分了。

马未都：你打一巴掌，可能是你的什么矛盾的冲突什么，你这没完没了的，那就是凌辱，对吧？所以我觉得这种惩戒教育应该加强，告诉他就是不可为就是不可为，没有余地。

蒋方舟：但我觉得被打的多的男孩也挺容易成渣男的，就是我有朋友。

马未都：我被打的很多。

窦文涛：还不够多，打了一会儿。

马未都：我在我们那个时代是打挨打很少的。

窦文涛：对对对。

马未都：我那邻居那挨打天天听得见。

蒋方舟：就是因为我觉得像我有朋友，他就是从小被很严重的这个老是被打，打到就是我就说肠胃紊乱，一紧张就开始拉肚子什么，就是因为小时候被打太多，那就造成长大之后他就回避冲突，就回避正面冲突。

比如说他都不会吵架，他也不会提分手，就是在内心累积累积累积，然后冷暴力，然后或者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在恋爱关系当中也挺渣的，就是你不会跟人家分享你的真实感受，所以我就棍棒打出来的也很有可能是渣男，。

马未都：不不不，我这个必须得解释，要不然一定就会误解。

窦文涛：引起误解的。

马未都：误解是什么呢？就是挨打的这帮孩子里有两种，一种就是家长非常明确的叫恩威并施，你只要是恩威并施的都没有后果，最怕的就是那家长就只有威没有恩，那这个孩子可能会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李玫瑾：打一巴掌揉一揉。

马未都：对。

李玫瑾：会做父母的，父母对你好的时候，而且真正会打孩子的，过去打孩子的时候，父母两个人一定是一个白脸，一个红脸，最怕就是俩都冲过来，这就完蛋了。

窦文涛：对，那就生活在一个冷酷的环境。

马未都：对对对，那不行的，这个必须说清楚，它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你说李老师。

窦文涛：就是咱们不是说了很多，但是我就觉得真正会造成这种极端罪行的这种人，它也不是大多数，他只能是极少数。过去咱们老说，这种人是不是人群中的某一种炸弹，定时炸弹。

你比如说你说陈世峰，他的性格我估计周围这几百人都会有，但是因为一个女的的这个事情，做成这种事，你说他是有点什么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

李玫瑾：也没有，他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就是比如就刚刚我说的，有一个男的追这个女的，最后把这女的杀掉，然后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交过好几个女的，他那几个从来不纠缠，他就纠缠这一个。

窦文涛：是为什么呢？

李玫瑾：所以在这里头，实际上有时候我们也开个玩笑，就是佛教讲的这个上辈子有孽缘，对吧？当然了，这里头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还是双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就是女方在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慎重，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尊重他的感觉，对吧？

你要如果不尊重对方就很容易，这种事尤其是男的，他自尊心非常强，而且我认为陈世峰他也当时在日本生活压力也挺大。

窦文涛：穷，说是特别穷。

马未都：他是蓄谋杀人吗？

李玫瑾：是，日本警方是证实他是蓄谋的。

马未都：蓄谋的，就是去的时候就带着刀。

窦文涛：带着刀去的。

马未都：他是蓄谋杀这个江歌，还是杀那个死的。

李玫瑾：现在就是说是他是蓄谋杀刘鑫。

马未都：刘鑫是活着的，对不对。

窦文涛：刘鑫是活着的，是他的前女友。

马未都：他是蓄谋杀江歌，还是把这个转嫁了。

李玫瑾：这事你就听李老师说。

李玫瑾：这我觉得挺难说的，因为从他的这个作案特点来看，我觉得他其实杀江歌这个意图也挺明显。

窦文涛：啊？

李玫瑾：对，你看他第一，对他的用刀，他第一刀就非常致命，因为正常情况下，这个如果抵抗的话，都是应该先手上的，他第一刀就是直接冲喉咙去，这个气管、喉咙都切了一半下去。

窦文涛：那不是因为江歌阻拦他吗？为了什么保护刘鑫，我都听人这么说。

李玫瑾：但是她其实阻拦的过程，如果我要找的是另外一个，你在这儿挡我的话，我应该是吓唬你，对吧？应该是吓唬刀，他这个显然第一刀就是致命的。

马未都：对，就是拧开盖的时候先说。

李玫瑾：我都怀疑就是说他会不会，就是当然这里头，我也没法到日本去调查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江歌和这个刘鑫，她们俩彼此的称呼是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错觉，对吧？

窦文涛：叫什么？

李玫瑾：一个称她叫少女，一个叫他三叔，那也就是说叔和少女这俩什么关系？当然如果直白的说，我是保护她的，对吧？但事实上如果在恋爱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角色，他会不会对这个三叔更愤怒，对吧？而且你看她在车站上。

窦文涛：这个猜想。

李玫瑾：还打电话的时候还说呢，我给你买了点混沌是什么，然后少女当时还说，哎呀太好了，还给我买了馄饨，就她们俩的那种可能就是容易给这陈世峰一个。

蒋方舟：像是恋爱式的这种关系。

李玫瑾：对，因为陈世峰下午就来过，他下午来过这个地方现场，然后他晚上又来，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他有一个错觉，但是我认为这个里头我们只是一个猜测，为什么呢？

因为陈世峰如果他真是这样，他也不会承认，他要承认他叫故意杀人，他现在这个杀人叫激情杀人。

窦文涛：你说他激情（杀人），我就看了一段就是说。

马未都：他故意，即便是故意不也是20年吗？

李玫瑾：不，要故意的话，性质要比激情要重。

马未都：对，可是我觉得。

李玫瑾：对，但是它日本定的就是故意。

窦文涛：这个他在法庭上我还看了一段，就是那个问他，就是说你这个行凶的那一刻，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我觉得这个世界非常安静，我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他觉得我的什么都是，我的身体好像都消失了一样，他就觉得什么，他说我也任何声音听不见，他说我也看不见，不是说不是真的看不见，而是好像周围就等于什么都没有，那么一种感觉。

李玫瑾：那要这样的话他还真是激情了，就是人在情绪高度爆发的时候，他往往就是已经就是他大脑兴奋，因为我们讲这个人的这个情绪活动是会引发这个大脑皮层，它是大脑皮层的工作原理叫兴奋和抑制

如果他兴奋的领域越大，他抑制的区域就越小，所以这个人就对这个抑制的功能完全没有了，他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是兴奋。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觉得周围已经没声音了，要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是激情。

窦文涛：但是我永远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要死要活的那种，但是就是说，这要拿刀，这个可是一个本质的一个跨越，是什么，一个平常人怎么可能到这种程度呢？

蒋方舟：所以他就不是平常人，我就觉得他一定是有这个非常反常的一种人格。

李玫瑾：而且他挺坏的，他还说那刀是刘鑫给他从屋里送出来的，这种说谎，对吧？

马未都：这个对，他这个细节是一个非常恶劣的细节，但其实我在看，就最近这两个，一个是江歌，还有一个就是上海那个。

李玫瑾：杀妻案。

马未都：杀妻案。

李玫瑾：对。

马未都：我觉得那男的更可恶，我告诉你，那个男的太可恶了，就是你在激情或者在矛盾积累的情况下，不管你是故意还是激情犯罪，但你最后这个过程太不能让人容忍了。

李玫瑾：他那天在审判的时候，有个记者给我打电话，他就问，他说的在法庭上就辩，他到底是激情还是故意。

马未都：就是说上海这个事。

李玫瑾：对，说上海的，我就问那记者，我说我没在现场，我说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女的几号死的，然后她几号辞职的，他是让她先辞职然后再杀她。

窦文涛：对，那就是故意的。

李玫瑾：就这一个情节你就看出来了，后来我说我没说他故意不故意，但是你就看这个事，凭什么平白无故让你去把职辞了。

马未都：辞职就是你不会发生后面的问题。

李玫瑾：男的没工作，女的有工作。

蒋方舟：对，她还又生活了好几天是吧。

李玫瑾：就两天，三天。

马未都：她辞职两三天就被杀了。

蒋方舟：他就把那女的放在冰箱里面好长时间，是吗：

马未都：对，关键是这时候还去跟别人开放，反正就是一系列后面。

李玫瑾：把女的钱全花掉了，然后拿你的身份证，开了一堆的信用卡，到处透支干什么？就是如果说渣男有定义，这是极限定义。

窦文涛：但是你看他同时，他这个大脑里又有这么理智的这么清晰精密的一个安排和计划。

李玫瑾：而且他冰柜买的时间，让她辞职的时间，整个都是一系列的，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称是两人吵架吵急了，我认为他不是吵架。

窦文涛：有时候咱们就真不明白，就是极个别的这种变态分子，就是说，他要是有这么冷静和理智的一面，那犯罪要承受的后果，他怎么完全没想到呢？

马未都：不想呢，对啊。

窦文涛：他是侥幸，他觉得没事吗？

李玫瑾：我觉得这种人他实际上都是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觉得，第一就是长远的东西，我不想那么多；第二就是我相信我这事能够躲过去。

窦文涛；就这种侥幸。

李玫瑾：对，其实这种就叫我原来在谈到人的思维，就是一个空间思维，一个时间思维。

就是你看犯罪人很多人他缺的都是时间思维，就是时间思维什么呢？就是一生的事，他想不了这么远，这个一生有时候我们老觉得特别长，其实在我们真正那个什么的话都很短。

窦文涛：一眨眼就过去了。

李玫瑾：我有时候谈这个问题，我经常在讲我们整个这个，有时候我们这个民族有时候也有这个缺点。

我们其实中国人应付现实都应付特别好，但是我们长远的东西我们都做的不是太好。

窦文涛：远见。

李玫瑾：你看德国这个民族它的特点，所以这个可能也跟你这是文学，我觉得语言就有一点这个问题，你比如学德语，德语它是那种就是格位，16个格，然后从句套从句，就讲黑格尔的著作，说他们翻译黑格尔的著作，翻到3篇没找到一个句号。

窦文涛：这个够长远的。

李玫瑾：这就是哲学思维，哲学思维什么意思呢？它长句特别多，它长句练就什么呢？就是说你说多远，你最后还得拉回来，有很多说长句的说出去回不来了，我说到哪儿了忘了。

所以它这个语言就训练这个民族，他有这种长远思维，而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词汇都是块状的，就是短句多，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都是考虑在眼前的比较多。

就是我认为就是因为思维的定义，就借助语言符号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的反映。所以这个语言就是德国这个民族，它的德语就决定了他的思维是特别长远。你看他做很多事情他都有设计，而且他设计都是50年以上。

可是我们呢，就这个中华民族它的思维往往是块状的。

窦文涛：像一个一个成语，是吧？

李玫瑾：对，就解决现实，所以我就讲我们零零年盖的房子，好多楼房没车库，对吧？他就没有想到过，十年二十年城市会发展到什么样，他不想。

马未都：你像德国人给青岛盖的，这一百多年以来所有的基础建设都很好。

李玫瑾：对。

蒋方舟：李老师说这个，我想到之前还有个案子，但是几年前了，就是说一对夫妻，他们就是把一个少女骗到这个屋里来。

李玫瑾：佳木斯的。

蒋方舟L对，然后就那个最后就。

窦文涛：先给她喂了麻醉药什么的。

蒋方舟：对，然后就奸杀了，然后我后来看那个报道，那个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会后来看那个长篇的报道，就是因为这个男的觉得我跟我老婆结婚的时候，老婆不是一个处女，然后他就对这件事情特别耿耿于怀。

然后他又怀疑他老婆又跟别人发生过关系，就觉得你对不起我，那你怎么补偿我，你就是。

马未都：给我骗一个人。

蒋方舟：对，给我骗来一个处女，所以他们每天就在那个窗口就开始选，给我骗一个这个没有性经验，你要补偿我，你要补偿我，就是他在短时间内，他只有这么一个念头，而且最后就变成占据两个人内心的，就我要把这一块儿我给补上。

命运对我不公平，我要把这一块给补上，但是到这一块之后，他其实没有再想了，他整个被那种命运对我不公平的念头占据，这种也很可怕。

窦文涛：所以就您讲的这个，它一个是时间，就是你看他肯定，恋爱要慢慢谈的话，他就不会那么极端，就是说这事，这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对吧？将来还有机会。

再有一个是空间，就是她讲的，就是有的时候就一个槛过不去，这女的不要我了，他就变成生活里没有周边的事情了。

就在空间上咱们再说一个词叫执念，我见过那种人，就是一段时间之内，这件事要是弄不踏实了，我不能把它给挽回来了，我脑子里就没有别的，你看这时间上没有长远，空间上只有一个事。

李玫瑾：你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发生呢？这种情况往往是他在生活当中的这个就是兴趣和刺激源太少。就是等于你把一个人关了，就比如传销吧，你怎么能给他洗脑，你必须把他隔绝和外界的联系，对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健康的心理，最好的保持自己健康是什么？就是说一定在生活当中，每天要做三样以上的事情，就跟吃东西一样。

就是你不是说哪个健康不健康，就是你什么都吃一点点，它那量够了就是最健康的。如果你只吃一个，你就肯定不健康，所以心理也是这样，如果你这一段时间就做一件事，做久了人就会变得那叫痴，就是呆，书呆子。

窦文涛：平衡。

李玫瑾：对，所以就是你说那个实际可能，跟你那段时间就是工作有一段时间就是执着在一件事儿上有关。

窦文涛：那特别容易崩溃。

李玫瑾：对。

窦文涛：就是就变成人生就只有这一个事。

李玫瑾：包括陈世峰这也是这样，如果他生活当中要是当时就是很快乐，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

马未都：对对度，那肯定他也不会出现这么偏执。对，这我同意，反正这种案子都是这个人特别狭窄，就是圈子也小，也没地儿去去。

一个事，包括陈世峰，这也是这样。如果他生活当中要是当时就是很快乐，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那肯定。

李玫瑾：他也不会出现这么偏执。

马未都：对，这我同意，就是反正这种案子都是这人特别狭窄，就是圈子也小，也没地去，没有宣泄口，也没有更多的活动去。

你比如说这人很喜欢话剧是吧？甭管我闹成什么样，我这话剧还得看，那就不一样，那马上就会就口就出现了。

窦文涛：就别有寄托。

马未都：对，他那个就是想一个事。

蒋方舟：他会觉得这个挽回了我的人生就全部都好了，就是他会在这上面寄予特别多的这个期望。

李玫瑾：你想他当时在日本，他肯定跟这位日本人交不了什么朋友，中国人就这么几个，而且还好说话的就这女孩儿对吧？所以他到最后就特别指了。

窦文涛：对，简直是个救命稻草一样，对他来说。

李玫瑾：对。

窦文涛：但是你要说这个目标多元化，我还听到过一个渣男的定义，我问我们组里一个90后的女孩儿，我说因为我闹不清，我说你们女孩儿觉得什么叫渣男呢？

她一嘴就说出来，她说第一不负责任，第二中央空调。，又是新词。

马未都：什么是中央空调？

窦文涛：什么叫中央空调啊。

马未都：不知道。

窦文涛：就是它给好几个房间都吹暖气，就是同时，就是渣男。

马未都：哦。

蒋方舟：撩嘛。

窦文涛：他同时他同时给好几个送温暖，后来我跟她对话很有意思，我说那个他怎么的就是说不负责任，她说男的当然应该负责任了。

我说那要是反过来，那女的要对男的负什么责任呢？她说那个妇道什么的，我说那女的你有什么妇道呢，她仔细想想，好像现在我们也没什么妇道。

众人：哈哈哈哈哈。

窦文涛：你觉得这段对话挺有意思的。

马未都：这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社会的形态会越来越多，这是肯定的，就是各种生存的形态，然后民族的差异，文化的差异，以及为未来的制度的变革，会使社会变得越来越丰富。

我们今天碰到的这些现象，就刚才说的这个江歌案这个现象中，当然我要不听李玫瑾老师说这个事，我还真没想过。

我想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三个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如果他们不是这样，你比如那个三叔跟少女之间，你从这名字上就讲，它就本身。

李玫瑾；容易让人误解。

马未都：就太容易让人误解了，你凭什么女人之间要管那个叫三叔呢？她凭什么叫少女呢？她至少我觉得她有这样一种感受，要不然她不会起这种名字。

窦文涛：这个还真是让人觉得这李老师这角度挺敏锐的。

李玫瑾：没有，江歌我觉得她其实也挺好的一个孩子，真的很侠义的一个孩子，但是可能就是说在生活当中，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可能不觉得是个事情，但它可能就是个事情，所以不要给别人造成误解也特别重要。

尤其在这个婚恋当中，这个误解有真的容易引起真的杀身之祸，人家以为就是你跟他，你比如说包括有些男性也是这样，比如说我看你太可怜了，我来帮你一把。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是男女之间在闹别扭，一个男的去帮忙，风险是非常大的，对吧？

窦文涛：对。

李玫瑾：所以这种帮忙你应该怎么帮法，你哪怕找一个老大妈，您说您去帮帮她，对吧？你不要自己去出面，你自己出面那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也是一种社会知识。

蒋方舟：包括你说如果这个男的觉得，你们两个闺蜜的关系紧密程度超过你跟我的关系。就好像你这个什么都靠这闺蜜献计献策，好像你对我不好，或者你的对我的种种言行都是你的闺蜜告诉你怎么做的，我觉得这也非常容易引起男性的怨恨。

窦文涛：这个亲密关系和占有欲，您觉得是什么？是有矛盾吗？

李玫瑾：这个有些人的占有欲特别高，但是这个占有欲，我觉得可能是天性的东西。就是说无论是包括动物，还是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

你看小孩他都知道这个东西拿过来不给你，你要外人说把你的给我吃一下，他马上都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为过，就是说它不算什么错，你比如说你既然要跟我好的话，我得到的也是，我本身就想跟你好，所以这个占有没有问题。

关键我是担心就是说，我说在生活当中就是人和人，尤其是男女之间相处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呵护对方那种自尊，然后不要给他造成错觉，这两个东西特别重要。

窦文涛：这个还有一点，我看到他的那个报道里讲，就是说这个陈世峰，就是他以前的这个同伴就说，说他也交过几个女朋友，说他交女朋友就是爱的都不特别深。

因为他主要是为了炫耀，就是说哎你看他有种这么个劲，所以反过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容易觉得这种面子上，自尊上这种受挫，而且还有很多种情况是什么呢？我就发现在大学有些闹出案子的这种。有的男生经常表现出来是就是追女孩失败，人一下子就变的。

马未都：过度的在乎面子的人都是非常危险的，这是肯定的，过度的在乎，在乎面子是每个人都在乎，你在这个社会上无非两件事，就是名利。

利是你要去挣钱，对吧？名，你要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那过度在乎，人有自尊心是对的，但是你自尊心，我们老说还有一个叫虚荣心，自尊心跨过了这个一个界限，就是有点虚荣，虚荣再跨过一个界限，我觉得就是病态。

窦文涛：马爷你觉得，我觉得你白羊座你应该挺爱面子的，你当年年轻的时候，你要追个女孩儿被拒绝了，不是您可能没被拒绝过是吗？

马未都：我被拒绝了，拒绝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咬手指头呗，就是你自己去解释你自己的痛苦，我们从来不可能去想象用极端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追一个女孩没追上，那么这个你非常清晰的知道这个结局是不可能挽回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就是很多人他老认为我采取各种方法，甚至极端的方法，我有可能把这个解决，这不拿刀子架在别人脖子上，让人家爱你，这种人天天有，是不是老有这种事情，你这种就算她回来了，她不在一辈子在你这个刀的阴影下生活吗。

窦文涛：真的，您这说的这个，从恋爱这个我就一直说到这个生活上，我最近也是发现，有时候生活上包括工作上遇到很多矛盾，实际这个矛盾最根本的最大家撕到最后不可开交，我最后明白的一件事，就是咱们的很多人他太执着。

就所谓我要干一件事，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反正就是非干成不可。于是大家经常对撞，后来你看我明白就是说，你像咱们这种人不是有太大的那种进取心的。我经常说，我说大家为什么要闹到这样，可以不做嘛，你也没饿死，这笔钱也可以不挣嘛，谁让你一定要这么干么。

李玫瑾：这跟人和人经历不一样，就是早年越匮乏的，后边就是他占有欲就越强。相反早年你什么都有，你比如千金散尽的人，一定是早年就不亏的，像那天你们那个节目那个谁，柯蓝在这儿她不就，你看她谈的那个，你就感觉到她是早年不匮乏的人。

蒋方舟：不匮乏的。

李玫瑾：所以她什么都不在乎，然后但是如果你早年真的是没有，比如说凭什么你们就住城里头，凭什么我住这儿，对吧？然后当他考上大学以后，我也要住上你们那样好房子，而且比你们还要好。也就是他早年他有匮乏，他的渴望心就更强。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和人之间他差别在现在来看，我们不能理解，实际上在他的生活经历当中，他有这样的经历，你没有，所以你完全不能理解他。

蒋方舟：而且我觉得，我是在想，刚刚马爷说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包括你说为什么大学很多是他追，然后就发生命案，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某种程度上就过于美化公共示爱这种行为。

你知道，在宿舍底下摆一个这个大的，其实你求爱是一个私人行为，但是你把他公共化，你包括在社交网络上晒这个秀恩爱，你这个一定要秀，因为大家都秀，你就不得不秀，你就把这个一个个人行为就变成了一个公共行为。

本身是一个你的自尊心受挫，然后你就变成你的虚荣心受挫，你整个在公共的这个视角内，你就变成一个很可笑的人。所以如果你把你这个示爱，爱情关系维持在一个私人的领域，其实我觉得你所受到的这个创伤，它也能够维持在一个自己可控的，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

窦文涛：真的，我就这一点我也是我弄不明白的，当然因为我是男的，我有时候跟那个女孩说，这个女孩说最感动的就是这样，这在千万人面前一个男的。

蒋方舟：能做出这样事情的男的，也很可怕我觉得，很多虚荣。

窦文涛：我是真的不太理解，就是说假如我是女的，如果我是女的，这样的男的我不会找他的，我说你让我太害臊了，你弄得全校的都这样，这是，当然我不能理解，可能女孩是觉得最感动，我一直觉得这多害臊。

李玫瑾：这种女孩也是少数，我觉得像我们都不会这样。

蒋方舟：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会美化这种行为。

马未都：一个女的就是很虚荣，原来是个医院的什么很护士一类的，然后有个医生向她求爱，把楼道里铺满了玫瑰什么，然后所有人都围过去，当众她也答应了。

架不住她后来又碰见一个特有钱的，她还是喜欢钱，又跟那有钱的跑了，所以就把那医生给彻底晾了，然后她跟着有钱的一跑就很简单，离开这个医院对吧？

但问题是男的，医生怎么离开这个医院，就很麻烦，就是这种事情，对，她刚才说那个我觉得应该，社会应该反思公众示爱，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尤其不能当成一个好像英雄壮举一样的，这可好，这跟王成向我开炮是两回事。

蒋方舟：对啊，你这一被伤害，你这不仅是你求爱被伤害，被对方伤害，你整个被社会羞辱了，你的这个社会羞辱，我觉得是对人是一个更沉重的一个打击。

窦文涛：所以你别看，你说这个西方文化当中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婚姻恋爱是很隐私的事情，甚至都不主张跟人聊天，跟人打听这个，我觉得这是有道理的，对吧？

你再怎么着，你涉及不到，你对社会面前是没面子，对不对？是你们俩人的事。而且我还是觉得就是像有些人，我在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见过这样的事，您说那是一种什么男孩子？你看今天很多男孩子手上都有烟头烫的疤，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有名的，就是说就找一个女孩，我跟你求爱，你跟我好不？

你不跟我好，噌，这烟头就按上，你说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你答应我，你说这种，我有时候觉得这种，你碰见过，你肯定碰见过。

蒋方舟：你知道吗，有割一刀割一刀的。

窦文涛：对啊，有啊，很多人这样割。

李玫瑾：过去要债也这样，说你给不给钱，不给我剁一手指头，再不给，我要再剁一个。

窦文涛：那李老师，你说这种人将来有没有可能发展出极端行为来。

李玫瑾：那肯定有，就是一般像这种人，我觉得还是得躲他远点儿，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已经也突破底线了。

就是我觉得你跟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要如果一生在一起生活的话，他至少有些东西你要如果光管一时的话，你做不了一世，你包括剁手指头，他能一辈子老剁吗，他十个指头能剁多久，对吧？

马未都：剁手指头有这样的。

李玫瑾：对啊，就是杵烟头也这样。

马未都：因为剁手指头比杵烟头要厉害的多，这个拿烟头烫的男孩子现在很多，因为他觉得烫一下烫一下，剁手指头是这样，为了跟那女孩去求爱，那最大的决心就是，我剁一手指头给你看，剁手指头是很血腥的，对吧？

因为，对吧你想，他上超市买一个猪尾巴，猪尾巴把那尖切下来，跟手指头差不多一边长，然后到这儿你知道吗？你只要抡起菜刀往下一跺，你当然得事先练一下，这样这垛的一瞬间，那手指头回去，把猪尾巴往那一搁，啪。

马未都：女孩看都不敢看。

马未都：女孩看都不敢看，你把它扔了，从了从了，你把它扔了，其实就扔一猪尾巴，这手指头还是好的，但是这个事不能推广，这个事你这个瞬间。

李玫瑾：要我肯定马上，我给你找纱布，咱们包上送医院接上去。

窦文涛：这是公安大学的。

蒋方舟：但这多容易被识破，你不能以后一直。

马未都：识破，我告诉你没有人能识破，你敢瞪着眼睛看他剁手指头。

蒋方舟：但是你以后总会伸手出来。

马未都：以后那就另说，你先答应了，先到手再说，是吧，然后呢再缠着点纱布，你把这个你想想，我把这个窝过来再缠一纱布。

窦文涛：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女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可能这种男人还招人喜欢。

马未都：对，没准到最后一看，你给我玩这么一把戏，然后就。

蒋方舟：好可爱啊。

窦文涛：他不一定是坏，要不说我就挺欣赏马爷这种，就是游戏人间，有点乐观精神，就是真的，我现在觉得咱们这个社会就是这种成功，就是您刚才讲成功教育，我也不是信佛的，我也不是佛教徒。

但是我老觉得就是佛教里讲的有个事儿是个很好的劝告，就是说人他得有两个追求，一方面你看咱们这个成功学，就所有我们从小教育，永不放弃，一定要执着，执着是个褒义词，但是执着在佛教里可不是个好词儿。

你看老和尚经常就跟人说，别执着，不要太执着，所以我觉得得把握住一个度，如果你教育孩子们老是这种，不达目的死不瞑目，我觉得他可能分不清在什么事儿上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马未都：那当然了，我们那个教育就叫。

窦文涛：对吧，你这么养成他。

马未都：有志者事竟成。

窦文涛：对啊。

马未都：我们从小就这种教育，所以尤其你误入途，就比如所谓误入歧途是什么 ，你不是搞音乐的，你去学音乐，你没有绘画天赋，你去学绘画天赋，包括刑侦，刑侦您接触人太多，他有人就有天赋，他破案就比别人快，思路就是对。有的人兢兢业业去了，啥案也破不，对不对。

真的，它是一种艺术的，这种就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知道自个儿哪儿不成，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蒋方舟：但是我就觉得你看，越有成功经验的人，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商人，可能生意做的很好，越有成功经验，他就越觉得说你看我之前的事，我都是我靠我努力就成了，这对你也是。

所以他的这个成功经验会给他一种幻觉，他觉得这次也一样，所以他就不断的往前去努这个，这个也很可怕。

窦文涛：对，他就觉得。

李玫瑾：其实谈恋爱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在这也是给这个男性提个建议，有的时候欲擒故纵，就是你逼得太紧了，反而把对方吓着了，你真正喜欢对方吧，你要先露一点自己的优点，然后保持一个距离。

马未都：然后把她放了。

李玫瑾：对，然后再露一点自己的优点，又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就慢慢的扯这个线，让这个女的她慢慢来感动。

蒋方舟：套路。

李玫瑾：你不能一下逼得太急。

马未都：钓鱼，钓鱼就是这样，这要遛弯，就是鱼上钩以后，你扥是扥不上来的，越大的鱼越扥不上来，就必须遛，你把它遛得没劲了。

李玫瑾：遛累了，再给它提溜上来，当然这是一个，另外我还是一个建议，就是说真正的作为爱的话，你要如果说我真的爱你，你就应该是让人对方感到舒服，你不让对方勉强，让对方心里头委屈。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为什么说这个男性文化，女性文化、性别文化，就是男性应该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的男性，我有时候在讲这个，讲课的时候我会提这个话题，我说其实在初中这个阶段，爸爸妈妈就要跟自己的孩子去聊。

如果是个女孩，就是妈妈跟她聊，如果是个男孩，爸爸跟他聊，聊什么呢？就是妈妈可以跟女儿聊，我当初怎么看上你爸爸的，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看你爸缺点在哪儿，但是他优点是什么，对吧？

而爸爸要跟男孩儿说，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当初怎么看上你妈妈的，让孩子在初中这个阶段，就是他青春期刚开始，要去学会识别这个男人和女人，而且哪些品质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家庭没有这样的教育，然后这孩子一说谈恋爱都是从文学上来的，这文学就刚刚你讲的。

蒋方舟：现在是电视剧上来的。

李玫瑾：对，有很多文学都是很荒谬的。

窦文涛：天崩地裂的那种。

李玫瑾：有时候我看那个婚恋片，我都觉得这日子过的我不能理解，干嘛要这么过日子，对吧？对，但是我们就演的特别认真，后来我知道那作者生活也不是太幸福，就是他把自己的生活显现出来，你就会知道这种生活不对。

然后就是人我觉得是这样，你不要觉得我追求他不成，就我这辈子就完了，但他肯定不是你的。其实两个人要对上的话，他是就是老天造就的。

窦文涛：是你的就是你的。

李玫瑾：对。

马未都：当然这个概率是很低的，一个好的男人找到一个很好的女人，这两个人特相合的这种是很低的。

像您刚才说的，这个父母以身作则的跟子女去讲很难，大部分父子都是这么谈。就是说儿子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就是碰你妈，以后千万不要找这样的女人，以后你有事跟你爸说， 你爸给你点意见，斗志这路子，你知道吗。

李玫瑾：那也可以。

马未都：对，就是因为我们社会结构决定了，社会的每一个家庭是不是幸福，就是为什么有制度出现，制度是希望你去幸福，每个制度的出现都是这样，但是制度中一定要有一个局限，就是不能让你完全的幸福。

因为幸福的定义本身就不同，我们过于放纵，在这个社会上肯定是不行的。第一有道德，第二有法律，两条线就把你管得老老实实的。

窦文涛：所以还是这个刚才李老师，这个马爷讲的话谁听进去了，谁得好，子女都得好是吧？这放长线才能钓大鱼，要不再捎条猪尾巴是吧，谢谢。

END